

花火

文学系列
10

步步 娇情

BU BU
JIAO QING

轻影◎著

今日风尘难掩旧时风景
曲曲歌尽
日日盼君至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元稹

珠海出版社

步步娇情

轻影◎著

曲曲歌尽
日日盼君至

今日风尘难掩旧时风景

BU BU
JIAO QIN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步步娇情 / 轻影著. — 珠海 : 珠海出版社,
2011.5

(陌上花开系列 / 苏瑶主编)

ISBN 978-7-5453-0539-5

I. ①步… II. ①轻…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46876号

陌上花开系列 之 步步娇情

◎ 轻影 著

责任编辑: 潘杜鹃

装帧设计: 居 居 粉粉猫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楼

电 话: 2639330 2639344 2639345 邮政编码: 519000

网 址: www.zhcbbs.net

E - mail: zhcbbs@zhcbb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28.5 字数: 446千字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000

书 号: ISBN 978-7-5453-0539-5

定 价: 54.00元(全三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录

003	第一章	青楼
011	第二章	小桃
019	第三章	堂会
027	第四章	挨打
035	第五章	生疑
043	第六章	顶替
051	第七章	谣言
059	第八章	教诲
067	第九章	黄瓜
075	第十章	重逢
083	第十一章	杖刑
091	第十二章	侍宴
099	第十三章	病痛
107	第十四章	暧昧
115	第十五章	癸水
121	第十六章	宫春
129	第十七章	出阁
137	第十八章	重逢
143	第十九章	危机

285 番外——云水篇

281 番外——瞿墨离篇

279 尾声

269 第三十七章 涅槃

261 第三十六章 刺杀

253 第三十五章 侍寝

245 第三十四章 入宫

237 第三十三章 身世

231 第三十二章 真相

225 第三十一章 生辰

219 第三十章 家宴

213 第二十九章 请安

207 第二十八章 姨娘

201 第二十七章 入府

195 第二十六章 烧人

189 第二十五章 横祸

181 第二十四章 说媒

175 第二十三章 村居

167 第二十二章 刮痧

159 第二十一章 前夜

151 第二十章 出逃

目录

“云水哥！”少年怀里的小女孩动了动身子，仰起头来看向少年的脸，“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去？”

“再等等。”那个被叫做云水的少年松松肩膀，望一眼山洞里即将熄灭的篝火。储备的柴火已经用完了，干粮也所剩无几，他只得把身上的衣服又裹紧一点。

“那你说，他们还会要我们回去吗？”天色微明的时候，女孩睡意全无，睁大了眼睛看着草丛间透进的丝丝缕缕的光线。

“他们……”云水陷入长久的沉默，他在思考是否要将崔家村此时已经不复存在的事告诉怀里不谙世事的小人儿。

“阿婆死了，醉月姐姐出嫁了，连崔婶也不要我了……”女孩说着又哭起来，“他们说，他们说我是野种，还拿石头打我，他们说再也不许我踏进村子一步。”

“麦娘，这话以后不要再说。”空气里弥漫起淡淡的血腥，云水皱了皱眉头，“哥哥相信你不是，我不会不要你的。”

“可是我们回不去了，他们……”洞外的草丛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云水赶忙捂住了麦娘的嘴。

洞口的草被扒开，闪进个人影，女人的声音尖厉而刺耳：“小野种，原来你躲在这里！”

“都是你这个小贱人，是你引来了官兵，害得二妞她们被……被那帮畜生糟蹋！”女人气急，说了一半便只扶着洞口的石头

喘气，“全村七十多口人全部都被烧在了火里头，现在还……”

麦娘认得这个女人，她是村口西首住着的四婶，平日里就数她最不待见她和云水。记得四婶最注重自己妆容，可此时却是一副发丝凌乱、衣衫褴褛，像是从哪里逃出来的模样。

“小贱人，我要掐死你，我要让你给二妞她们偿命！”那女人疯了一般冲上来，麦娘根本没有弄明白她话里的意思，只是惊恐地瞪着眼睛缩在云水怀里。

“呃——”四婶突然顿住，直直得倒在麦娘面前，背上插着一支羽箭。

麦娘挣扎着，云水紧捂住她的嘴不让她出声。

空气里的血腥气息更加浓重，夹杂着外面铁器碰撞和几个男人的吆喝声。直等了半个多时辰，山谷中才重新归于平静。

“麦娘，我们走吧。”天色终于暗下来，估摸着搜山的人已经撤退，云水拉着还在呆愣中的麦娘打算起身。

“去哪里？”

“镇上。”

“镇上？”麦娘呢喃着，这时她才依稀回忆起四婶临死前说的，那个她生活了多年的崔家村，已经在大火中化为灰烬了……

第一章

青楼

80 80
JING QING

今日风尘难掩旧时风景
曲曲歌尽

日日盼君至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却巫山不是云。

——元稹

凤业六年，穆帝偏安江南行宫，朝野荒废，官匪勾结，强盗横行。民间多有妻女被抢，村庄烬毁，更有甚者强征壮丁，屯兵储粮，伺机划地为王。

连年内乱，以致梁国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却唯有那江南风尘之地，依旧是一片繁华景象。

麦娘醒来的时候，头痛得很。室内光线昏暗，她潜意识里觉得自己还躺在城外山脚下的破庙里，但身下干燥的草堆和耳旁呜呜的哭声提醒她早已经换了地方。

“你也是被卖来的吗？”揉揉眼睛，麦娘看清楚问她话的是对面坐着的一个女子，十三四岁年纪，一身青衣打扮的十分素净。

“卖来……这里是什么地方？”麦娘注意到这里似乎是个柴房，屋里堆放的柴火不多，倒有大半地方铺了厚厚的干草。除了自己和对面那个问她话的女孩，那边角落里还有一个，抱膝坐在地上哭得很是伤心。

“还能是什么地方。”青衣女子冷哼一声，“青楼，养娘子的地方！”

“你叫什么，多大了，是谁带你来的？”见麦娘满脸的错愕，那人又问道。

“青楼？”麦娘还没反应过来，只机械地答道，“虚岁九岁了，我叫麦娘，是哥哥带我来的。”

“亲哥哥吗？”

“是……不是亲的。”麦娘摇了摇头。今天云水突然提出要带她到在镇上吃顿好的，她记得他们进了一处角门，吃过点心以后他便哄她睡觉，说他到隔壁有事要谈，之后的记忆变得一团模糊。

“呵呵，我叫青云。”青衣女子又冷笑一声，“兄嫂说家里过

不下去了，便把我卖来这里换几日食粮。喏，那个。”她又指指角落，“她叫遥遥，是她爹娘哄她上街卖到这里的。这年头啊，卖儿卖女的也不新鲜，你那个半路认来的哥哥，指不准早就拿了你的卖身钱逍遥去了。”

“不，你胡说！云水哥说过他不会不要我的，他说等我们攒够了钱，就不再让我出来抛头露面，他怎么会把我卖到窑子里？你在骗人，你快告诉我云水哥他去哪儿了，他很快就会回来接我的。你……”一听到“卖身钱”几个字，麦娘忍不住喊叫起来。

柴房的门“砰”的一声开了，进来一个身着锦衣的瘦高个女子，满脸厚厚的脂粉直堆进她深深浅浅的皱纹里面。

“吵什么吵，难道你们几个当了婊子还想立贞节牌坊不成？进了我这香满楼，就给我乖乖听话立规矩，要是吵到了前院的客人，仔细你们的皮！”

说话间，后面又跟进来两个粗壮的婆子。

遥遥认出那个为首的女人是这里的老鸨，忙得冲上前去跪着哭求道：“妈妈，你放我出去，我一定让我爹娘把卖身钱还给你。”

“还钱，没门。老娘花了十两银子买你，再还回去，万一你不争气的爹娘卷了钱跑了，老娘岂不是人财两空？”说完，后面两个婆子便上去对着遥遥拳打脚踢。遥遥喊叫一阵，便蜷缩在地上只剩下咽呜之声。

处置完遥遥，那老鸨转过头来对着麦娘和青云两个：“你们俩可看好了，不守规矩就是这个下场。”

青云的表情始终是淡淡的，说：“今晚我来照顾她。”说着便起身到遥遥边上，默默地替她检查伤情。

老鸨满意地点头，目光聚焦到麦娘身上。这小丫头身量未足，模样还没长开，只是五官端正，却也算得上清秀，倒是那皮肤十分白嫩，几乎吹弹可破，说不定还真是原来那个温泉边上的崔家村出来的。可惜那村子里的人在两年前不知惹了什么祸，全村差不多都

被灭口，如今已经是荒村了。

“你放我出去，我要去找云水哥！”麦娘不知哪来的力气，蹦起来一把推开面前的人，想要夺门而出，无奈很快就被拽了回来。

“小丫头片子，给我打，绑起来往死里打！”老鸨气急败坏地喊道，那两个婆子自是听命找来绳子将麦娘五花大绑。

软鞭一下接着一下抽在身上，麦娘只能从被堵住的嘴里发出“呜呜”的叫声，根本无力挣扎。从前在村子里，后来又跟着云水在外面讨生活那两年，她早已不是第一次这样挨打，却从未像现在这样从身体一直痛到心里。

无边的疼痛像冬日里的温泉水一样将她整个包裹起来，身体轻轻地漂浮起来，终于陷入一片混沌的黑暗。

麦娘是饿醒的，睁眼发现这次又换了地方。身下垫的是滑溜溜的丝巾，上面盖的是轻软的丝绵，一顶桃红纱帐，边上满是各色荷包、坠子，怎么看怎么像是个小姐的绣房。

“醒了？”床尾走过来一个人，缎面刺绣的青草色抹胸，外罩同色半透的纱衣，散着裤脚，头上仅松松地绾了一个发髻，脸上粉黛不施，眼睛略微浮肿，像是刚起来不久的样子。

“身上的伤很痛吗？”女子微微蹙眉，自床头取了暖壶倒水，“昨晚你烧了，说了一夜胡话。先喝一杯水润润，一会儿我让他们做些清粥送来。”

她倒水的动作优雅而柔美，一双杏眼低垂着，鼻翼上恰好映着窗外射入一两点阳光，十分好看。麦娘不禁看痴了，愣了半晌才接过水杯，“咕咚咕咚”两口喝完。

“还要吗？”

麦娘连忙点头，不想牵到身上的伤，痛得嘴角直抽抽。

“慢点喝。”女子收好水杯，又取了一瓶药来。身上的薄被掀开，麦娘一凛，这才发现浑身上下竟是光溜溜的，不由得羞红了脸。

那女子淡淡一笑，凉凉的药膏便涂到了麦娘背上。昨天那些人下手不算很重，麦娘回头看时，只见由背上至大腿上具是细细的鞭痕，却大都只是淡淡的青色。恐怕是不想让她破了相的缘故，脸上手上丝毫没有伤到，果然这窑子里……正如当年阿婆说的，窑子里的女人，再错也是不会打脸的。

想到这些，麦娘心里忽地就冷了下去，难道真的是云水哥将她卖到了这里？

那这里岂不是她们做生意的地方……麦娘不觉浑身都难受起来，挣扎着想要起身，被那女子一把按了回来。再抬头看她，却是怎么也找不出刚才那美的感觉来了，面前的人再好看，也不过是个窑姐。

“怎么了，觉得这地儿脏是吗？”那女子像是看透了她的心思，冷冷道，“昨天和你一起进来的两个姑娘，一个挨了打，晚上突然来了几个大爷要找雏儿，不想他们玩过了火，五更去看时已经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那边赔了五十两，这兵荒马乱的谁去请郎中，只怕是挨一会儿是一会儿了。还有一个半夜里趁人不备在柴房寻了短见，这会儿只等着那一个也咽了气，好一块儿送到后山去。”

麦娘听完，只觉周身都充满了寒意，忽然就没了声响，安静地趴在床上连那女子开始揉散身后的淤青时也不觉疼。那个自尽的应该就是昨晚和她说话的青云吧，原来她仿佛看透一切的淡然是因为早就抱了必死的决心。而那个遥遥，仅仅一个晚上，不仅清白尽毁，竟还落得个横死的下场。

云水哥，那个说过绝对不会不要她的云水哥，那个宁愿自己饿着也要给她留个白馒头的云水哥，为什么要把她留在这个地方？他若是缺钱，大可将她抵在大户人家做个小丫鬟，也好过进到这样的火坑！麦娘只愿自己前晚没有昏睡过去，若是能和青云一道，也能留个清白身子。

“一会儿吃过饭，就要开门做生意了。我会遣人送你去你住的

地方，这几日你就好好养伤。”女子说着叹了口气，语气却不再是刚才的冰冷，“你若要学人寻拙志我也不拦你，只是这年景，就算不被卖到这里，也多得了早夭的人。何况你已经到了这里，就算只有一晚，又有谁能保得了你的清白？与其被丢到后山的乱坟岗里连个墓碑也没有，不如就这么卑微地活着，许是将来，还能有机会报仇，还能恢复名分得个好发送。”

麦娘怔怔地听着，又忽然觉得眼前的人不如刚才那般不顺眼了。

“我叫水若然，你可以随他们叫我一声水姑娘。今后，你就叫清歌吧。”

“我有名字，我叫麦娘，阿婆说捡到我的荒地里长了一大片的看麦娘。”麦娘瞪她，不知为何这个水姑娘要平白无故地改她名字。

“进了这地方，你还想用本名不成？”水若然冷若冰霜地问道。

过午，苏老鸨那边就来了几个人，将麦娘从水若然的房间里抱出去了。她如今住的是一间阁楼边角的屋子，一侧高一侧低。靠墙放了三张床铺，原本是给她们三个新来的住的，只是最后只有麦娘一个人住了进来。

这里的床铺上铺的只是粗布床单，麦娘从水若然那里过来，便觉得粗糙许多。身上的衣服许是昨天晚上就撕坏了，此刻也不知道被丢到了哪里，她只得从随身的包裹里翻出小衣穿上。

所幸包袱不曾丢，里面的几件衣裳连同那块捡到她时裹在里头的黄布没有被人掳去。麦娘将包袱藏好，困意袭来，脑子里又是一片模糊，索性钻进被子里先睡一觉，等有了力气再来应付眼前的局面。

模糊中，麦娘像是又回到了崔家村，阿婆做了过年时才有的喷香的红烧肉，醉月姐拉了她温泉边上煮元宵吃，一群孩子在那抢啊捞啊，好不快活……忽然间回头，却见身后的村庄浓烟四起，无数

穿着黄衣的官兵冲来，喊杀声呼救声响成一片，身边的人一个个变成横陈的尸体，在熊熊烈火中同村庄一道化为灰烬。

麦娘看那些官兵越来越近，急得转身跑啊跑，越过泉水，跑进山里，面前又不知怎的撞上了四婶。只见她嘴角含血，上来就没命地撕扯麦娘的衣裳，对着她又掐又扯……

“啊——”麦娘痛得喊出声来，猛然睁眼，只见昨天晚上见到的那两个婆子正围着自己。

刚换上的小衣丢在一边，麦娘又被扒得精光，那两人正一人提着她的一只脚，两条腿大大地张开着，几乎要将她悬空拎起来。麦娘意识到自己正以极难堪的姿势呈现在她们猥琐的目光里，不由得又是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

第二章

小桃

BU BU
JIAO QING

今日风尘掩旧风景

曲曲歌尽

日日盼君至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却巫山不是云。

——元稹

“这细皮嫩肉的，倒还真是个雏儿。”一个婆子伸手在她腿上肉多的地方掐了一把，“你号什么号，‘竹笋烤肉’还没吃够？”说罢两人同时松了手，麦娘重重地跌回床板上，旧伤新伤痛得她一时岔了气，好半天才重又哭出声来。

“真晦气。”刚才掐她的婆子果真又拍了她两下，麦娘吃痛不敢再哭，拉过被子缩成一团。

“可不是吗，统共买了三个，一晚上就死了两，还好那一个还有些赚头。”另一个婆子接茬道。

“只是这一个……虽是个雏儿，但到底不能立时就收回本钱的。万一那人又回来赎她，若不是完璧恐怕要多些是非。”

“怕什么，不过是五年，到时候我们开个高价，这年景那小哥儿就算有命回来，也未必出得起那个价钱，她还不是凭我们摆布？”

麦娘受了惊吓，听得呆呆的，直到她们说起那个约莫是云水的人，才忽地反应过来，一把拉住那婆子的衣角：“你们说的是不是云水哥？他到哪里了，他什么时候才能来接我？”

“什么云哥哥水哥哥的，快点死了那个心吧，你又不是他亲妹子。他拿了足足八两卖身银子，早走到不知哪里去了。”婆子甩开麦娘的手，“你给我老实待着，伤好了就给老娘干活，我们这可不养闲人！”

两个婆子叽叽咕咕地走远了，麦娘跌坐在床上，这两天里受到的惊吓和长久以来积聚的委屈登时涌上心头，终于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

不知道哭了多久，麦娘的眼睛里再也流不出泪水。她精疲力竭地靠在墙上，屋顶上的亮瓦透进淡淡的月光，麦娘任由自己笼罩在